

作家访谈



马原与妻子李小花、儿子马格

我一辈子都喜欢童话类的文本,平时的阅读也是偏重传统的民间故事、童话传奇,这才是我的兴奋点。

马原:我读着那么多童话长大,最终变身为小说家

■本报记者 舒晋瑜

的一生,活得不快乐吗?卓别林有一句话,人生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

人生还要继续。眼下,马原和妻子李小花正在整理儿子留下的遗作,湾格花园的故事还在延续。马原的《渤海童话》即将出版,而马格的文字也已整理完毕。

中华读书报:记得您喜欢各种“历险记”,《好兵帅克历险记》《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等,是和兴趣有关吗?

马原:我很少探究社会学意义上的话题,在这方面兴趣都比较寡淡。我当年的写作被文坛给予一定的重视,现在想想有很强的偶然性。比如写西藏的故事,其实是把小说作为传奇类、童话类故事去写。我一辈子都喜欢童话类的文本,平时的阅读也是偏重传统的民间故事、童话传奇,这才是我的兴奋点。

我今天的的生活,所处的环境,都更接近童话。我几乎是全面脱离现实生活,从上海躲到云南大山,变成一个遁世或逃离者,变成了一个和社会生活距离很远的人。2019年底,我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吴味海一起搞过一个画展《上天和你我》,我画的对象有鸡、狗、鹦鹉等很多动物,主要体现人类对动物的关切、关注。

中华读书报:很多作家写童话,灵感来源于孩子。

马原:我最近几年的写作,当然也跟我的小孩子年龄有关。作为父亲,愿意为孩子写作、为那个年龄群体的孩子写作,我写了三部童话,《姑娘寨》也有很强的童话色彩。因为童话和人类的本原更近一点。人在成熟以后,对社会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知以后回到童话,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在找根。我不太想说“寻根”这个话题,我更愿意翻一翻历史,找一找先人、故人,他们在面对自身出现的纠葛、人和自然出现的纠葛时的状态,我在这

里面寻求个人的兴奋点,也在这里找到了无穷无尽的乐趣。

中华读书报:您写童话是为了孩子,那么写作是不是格外一番心情?

马原:我在小儿子马格两三岁的时候开始写童话,几年过去了,作为爸爸,我为他准备了充足的精神食粮,心里也觉得特别欣慰。小儿子长到13岁,突然去了天堂,……很伤感,同时我也觉得挺满足。因为他不用过许多人都要过的人间烟火,不用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我最开心的是,他特别喜欢我们这个环境。他7岁那年,我们一起去欧洲,欧洲世界名城差不多走了一大半,我问他哪里印象最深,他说:“爸爸,我觉得哪儿都没有咱们家好。”他是真爱我们家的环境。他说天下没有几个孩子是属于自己的城堡。他阅读的是童话,住在童话里,他的故事是童话,他的生命也都是童话。阳光、快乐、幸福,这三个词是他短短一生的全部。

中华读书报:马格也在写童话?

马原:去年他在《青春》上发了一篇散文《我的爸爸叫马原》。韩东看到马格的散文说太棒了。其实马格在学校读书的时间不到一半。大部分上学的时候他都请假,一部分是因为我的身体原因,妈妈顾不上,我看病时也带他一起。我们长时间在一起。我一直觉得读书没有特别大的必要,同时我认为孩子不上学或少上学,也有一定缺失,我敦促他把自己经历或想象的事情写出来。他的大部分东西写在纸上。马格走了之后,妈妈用了很长时间把他的文字变成电子文本,包括三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坏小子马格》,还有很多散文,比如《我的爸爸马原》《我的妈妈花姐》,已整理出七万多字,接下来很可能会把他的小说散文出一本书。

中华读书报:马格的成长过

程,您参与得有多?会引导孩子读书吗?

马原:马格从小就大量读童话,我鼓励他读童话。我喜欢的书,《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好兵帅克历险记》《弃儿汤姆·琼斯》《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他也一直在看。还有我个人特别看重《小王子》,他也看了很多次。基本上是他想怎么读就怎么读,有时候聊一下也很有意义。因为我从小到大的父母没指导我,我也不指导孩子。我对孩子的期许,希望他有见识,不希望有知识。

关于表和里的关系,我一直把表远远放在里之上。本质啊、内涵啊、哲学啊,都是我特别抵触的,我告诉孩子说,那些一点儿不重要。你要有见识,有见之后你就有见识了。见就是见“表”,苹果的水分、营养、丰富的内涵,这重要吗?重要的还是颜色、手感、牙齿咬开果肉时果汁迸溅的瞬间。如果说我对孩子有一点帮助的话,我希望孩子去认识世界,把最表的“见”作为第一种里,先见后识。我的大儿子马大湾对见,大人中你是说“不知道”最多的人。别的大人觉得孩子的问题你必须作出知道的姿态,我不希望孩子一定要知道很多,也不需要在外一定要论长短。我一辈子不作笔记,我想起的东西我就记住了,对我不重要的东西我就不知道。

中华读书报:您怎么评价自己?

马原:我的大儿子马大湾出国之前,我们聊到这个话题。他问我:如果对自己有个描述,你会怎么评价自己?我把他问住了,我有点一下子没想清楚。我原以为我是虚构小说家,对现实兴趣不大,而民间故事、童话、传奇都有共同点,就是不纪实,就是虚构,把事实放到很轻的位置上。那时候大湾还未成名,他说,爸,为啥很多人从很远的地方到家里来看你,就是为听你说话?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一直处于这样的情形下,被

探访,和别人聊天。我以为我是小说家,后来发现不完全是,人们对我的要求,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听我怎么看世界,怎么看待一件事一个问题,希望有信得过的人给他们一个指点,多数人对我的兴趣不是文学,他们不想知道为什么小说这么写,小说对人生有什么指导,更主要的可能还是愿意听我“胡说八道”,说说世界说说宇宙说说夫妻之间说说父子母女……我的儿子问我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实不管我主观怎么想的,客观上我是布道者。

中华读书报:您写童话的时候是怎样的状态?以您的文学经验、体悟、见识和影响力,在文坛成名几十年后回头来写童话,和一般的童书作家相比,状态肯定有所不同。您写的这三部童话有关联吗?会和儿子交流吗?

马原:到了这个年龄,已经不看重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我写这三个童话,完全三个方向。第一个童话《湾格花园》完全是小王子式的童话,一个男孩到一片自然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形,他是一个人进入独立世界。第二个故事《砖红色屋顶》是院子里的鸡、狗、和松鼠和天气之间的故事,和第一个故事方向完全不同,有亲密的玩伴。第三个是《三只眼和他的灰鹅》,家里来了一个客人,是爸爸的朋友,客人来的时候爸爸不在,客人和孩子单独相处了一段时间,遇到若干事件,包括家里发生了特殊的事件。院子和外部之间发生的横向联系。孩子和爸爸的朋友,两个人面对各种各样的危机。《砖红色屋顶》写的是日常,里面都是马格的伙伴,离他的生活最近。他和我聊的最多的就是这部。总之写童话是特别开心的事,跟写历史问题社会问题完全不一样。

中华读书报:能简单介绍一下

即将出版的《渤海童话》吗?是怎样的一部作品?

马原:它基本上是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的格局。渤海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县,当地文联帮我收集了当地的童话资料,里面也有我写的一部分童话,是马原文本的本地童话。《渤海童话》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作品,纯粹的文字有23万字。更主要的,还有一百多幅插图,因为涉猎的范围比较宽,应该算我比较有规模的大部头作品。

中华读书报:有过早期多年的积累,这样的创作对您来说有难度吗?

马原:开始有一定难度。很多年前我就特别喜欢《意大利童话》,就想过能不能写一本类似的。传统童话的整理者大多数文化水平比较低,认识上还有一定的局限,他们把很好的故事整理出来,读的时候会觉得故事本身有很多可能性,我希望把各种可能性延伸、释放。我写的时候,想从童话的角度重塑一个民族的历史,这本身就是一种特别有趣的事情。这么多年,我的很多精力都放在童话、民间故事上,写《渤海童话》比别的小小说酝酿时间长,思考得比较充分,写之前也花了很多时间采风,但是所得有限,因为在语言上不能特别深入的沟通。总之感想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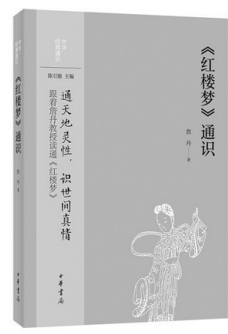
中华读书报:您在写童话的时候,有什么偶像或目标吗?

马原:我写第一本童话时,也想写一本《小王子》。人物就是我的孩子,地点就是湾格花园。瑞典童话大师格林写的《长袜子皮皮》,是孙小圣讲的故事,托尔金的《霍比特人》是讲给孩子们听的炉边故事。我甚至觉得,写童话不是年轻人做的事,他们对未来豪情万丈。好的童话,都是上了年纪的人,甚至是爷爷奶奶写出来的。我有信心写一部《小王子》式的童话。毕竟,我自己读了那么多的童话长大,最终变身为小说家。

这本书的好处甚多,介绍有关情况相当客观简明,用不长的篇幅轻松地讲清了《红楼梦》各方面的问题。

看清曹雪芹的“辛酸泪”

■ 顾农



《红楼梦》通识,詹丹著,中华书局2022年8月出版,49.00元

而专家也能从中得到启发。

这本书的好处甚多,其中有两点最是值得称道。一是介绍有关情况相当客观简明,例如关于近贤整理本《红楼梦》,本书引言部分有这样的说明:“1982年以前,国内最流行的整理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程伟元在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萃文书屋木活字印刷本(简称程乙本,以区别于前一年印刷的程甲本)为底本出版的。1982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整理的以脂砚斋庚辰本为底本的整理本,收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成为迄今最流行的本子。这两个通行的本子,相对来说,以脂砚斋早期抄本庚辰本为底本的整理本,更接近曹雪芹的原稿,点校整理时,又添加了相当详细的注释以便阅读,理应是阅读的首选。当然,1982年的整理本也有一定的不足需要注意。这种不足倒还不是抄本有许多错误,难以在校对中全部改正,主要还是庚辰本虽然是脂砚斋早期抄本中保留下较多文字的,但也只有七十八回,不但没有后四十回,前面还缺失了第六十四、第六十七两回。缺失的部分,

都是由程甲本补上的。特别是后四十回用程甲本补上后,前后衔接难以弥补的断裂也是明显存在的,这会给阅读时前后衔接性理解带来一定麻烦。”

由此可知以程乙本为底本的整理本,也自有它的道理和好处。

本书正文第三部分“《红楼梦》版本知多少”对于《红楼梦》的脂批本、程(伟元)高(鹗)本以及今人整理本皆有深入的介绍,读来令人感到头绪大清,精神为之之一爽;如果有青年读者觉得过于复杂,尤其是关于诸本文字比勘的部分似不免繁琐琐碎,那么跳过去往下看也是可以的。读这本书,最好的办法固然是从头到尾地通读,而选读其中一部分也未尝不可,即使是读“中华经典通识”这种性质的书籍也是如此。

此书关于曹雪芹的家世、《红楼梦》的续书以及外文译本的介绍也都简明准确,绝不枝蔓。这些地方要想往里写,原是不很费事的,但作为一本“通识”读物,确实无须赘费。对于离开小说文本较远的信息,普通读者一般无甚兴趣,知道一个大概就可以了。

另一大可称道的地方,是对于

《红楼梦》的文本、思想和艺术有着提纲挈领的深切论述。本书就如如何进入《红楼梦》提出了意见,这就是一组概念(“真”、“假”),二条线索(一条以贾府为中心,叙述大家族由鼎盛走向衰败的过程;一条以宝玉黛玉爱情悲剧为中心,叙述大观园中人物的命运),三个空间(理想世界、现实世界、梦幻世界),四季时间(情节按春、夏、秋、冬的脉络推进),五层人物(正册、副册、又副册、三副、四副),——这样的总结颇得要领,而且整齐好记,对于读者大有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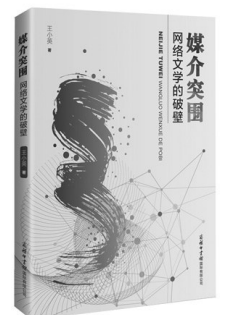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又进而提出若干更为宏观的见解,见于本书的第二部分“《红楼梦》究竟伟大在哪儿”,这一部分篇幅最多,也是全书华彩之所在。在这里作者分析曹雪芹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巧妙地将各种文体引入小说等方面的伟大成就,精彩迭出,读来深受启迪。

关于《红楼梦》总的特色,本书着重发挥曹雪芹先生的意见,先是引用其《中国小说史变迁》中的一段话:“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自有《红楼

本书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对网络文学发展历程中不同样态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文本细读。

网络文学的发展

■ 吴长青



《媒介突围——网络文学的破壁》,王小英著,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22年6月出版,48.00元

的方式建立一种持久关系,又注意在文本设置中考虑读者的感受,还试图通过文本外的呼吸建立某种关系,一旦这种关系彻底失去建立的希望便主动选择终止写作。”(见王小英:《网络文学符号学研究》)正是在这层意义上,王小英发现,以建立在作者与读者合作关系基础上的稳定性来考量网络文学,恰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她新近出版的《媒介突围——网络文学的破壁》一书中,她

大胆地抛弃了“网络性”这个困扰网络文学研究的死结。她认为,网络文学的主流化恰恰来自于网络文学媒介破壁的实践。所谓“网络文学”正是这层意义上,王小英发现,以建立在作者与读者合作关系基础上的稳定性来考量网络文学,恰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的破壁之所以那么显眼,与其说在于网络文学的新质,倒不如说在于固守在某一媒介领域的文艺本身出现了困境,需要引入外来新鲜力量。网络文学进行媒介突破的努力和其他媒介形式文艺的更新需要一拍结合,生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她从媒介的相对性出发,发现了网络文学所具有的自发性与开放度,也正是在这种相对性中确认了网络文学的先锋性内涵所在。

中国网络文学的兴盛是世界

范围内的一种独特文化景观,也是网络文学不断进行媒介突围的结果。该书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对网络文学发展历程中不同样态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文本细读,深度剖析了网络文学融媒体实践的典型案例,指出网络文学跨界的关键在于建构超级符号;通过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的对比,总结出网络文学的发展方向;网络文学需要更高的思想情怀、价值引导和艺术审美,以真正实现其媒介突围,延长其生命力。

本版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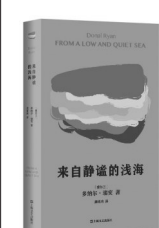
《书店不屈宣言》,[日]田口久美子著,季珂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59.00元

“我从心底认为,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快乐读书的种子才是出版业、书店存活下去的希望。”本书是日本从业长达半个世纪的顶尖书店人——田口久美子的书店观察日记。作者经历过日本书业的黄金年代,也目睹了书店行业随之而来的衰败,以和不同店员的访谈为线索,串连起杂志、漫画、轻小说、童书、语言类书籍在图书市场上的发展现状,细腻又全面地介绍了书的销售方式和书店店员目前的生活状态。



《在大理石的沉默中》,[智利]特蕾莎·威尔姆斯·蒙特著,李佳钟译,漓江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48.00元

“如果我的悲伤永远如此柔软,甚至能变成鲜花和亲吻,那我将以这耀眼的炙热来颂扬苦难;我将找寻它,如同找寻最肥沃的精神养料。”本书是智利女诗人特蕾莎·威尔姆斯·蒙特于1918年出版的散文诗集。作品延续其处女作《多情的不安》中对于逝去恋人的怀恋,将喷薄而出的痛苦情感化为一曲对于死亡的颂歌。在诗集中,特蕾莎对已故爱人的声声呼唤,仿佛化为咒语,成为祷词,在绵绵不绝间突破生死。



《来自静谥的浅海》,[爱尔兰]多纳尔·瑞安著,龚诗琦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59.00元

多纳尔·瑞安的小说语言节奏独特,融狂野和诗意,黑暗与甜蜜,悲伤与诙谐于一体,呈现出对复杂人性和复杂主题的高超驾驭力。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多种语言,短篇小说集《太阳斜照》曾获得过爱尔兰图书奖最佳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入围爱尔兰图书奖最佳小说奖名单。本书讲述了三个人的不同命运,展示了作者独特的写作手法。